

贺 新 郎

刘克庄

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，走笔答之

国脉微如缕。问长缨何时入手，缚将戎主？未必人间无好汉，谁与宽些尺度？试看取当年韩五。岂有谷城公付授，也不干曾遇骊山母。谈笑起，两河路。少时棋柝曾联句。叹而今登楼揽镜，事机频误。闻说北风吹面急，边上冲梯屡舞。君莫道投鞭虚语。自古一贤能制难，有金汤便可无张许？快投笔，莫题柱。

这首词作于淳祐四年(1244)，是作者与朋友王实之六首唱和词中的第四首。字里行间，洋溢着刘克庄匡时救国的激情和远大抱负。

词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已经到了紧要关头。一个“缕”字，能让人想起飘忽不定、一触即断的游丝，想起“千钧一发”的危急。作者用这么一个极形象的比喻，说明国家的命脉，真已经衰微不堪，再不拯救，则后悔不及了。于是发一声问：不知何时才能请得长缨，将敌方首领擒缚！当时，蒙古贵族屡屡攻宋，南宋王朝危在旦夕，但统治者却不思自振，摒弃贤能。这头三句的劈空而下，将形势的紧迫，统治者的麻木不仁，请缨报国之志士的热忱，尽情宣唱出来，纸上铮铮有声。

接着，作者抒发出不拘一格、任人唯贤的议论。识见卓越，而出诸形象化的语言，这在歌词中是极难得的境界。以“未必”二字起句，道出了作者的自信，他深信人间自有降龙伏虎的好汉，只是无人不拘一格任用人材。细玩词意，其中蕴含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抑郁和感叹。而这种人才遭受束缚沉埋的不合理现象，不仅是个人的际遇问题，它直接与国脉的存亡续绝连系着的。只要破除条条框框的限制，人间尽有英雄豪杰。君如不信，试看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吧。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，年轻时有“泼韩五”的诨号，出身行伍，既没有名师传授，也未遇神仙指点，但是却能在谈笑之间大战两河，成为抗金名将。这里连用西汉张良遇谷城公（即黄石公）传授《太公兵法》和唐将李筌得骊山老母讲解《阴符经》而俱立大功的两个典故，来说明即使没有承授与凭借，照样也可以保家卫国建立功勋。“谈笑”二字，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他从容镇定、运筹帷幄的大将风范，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剑拔弩张的战阵中的别一番景象。作者频频使用“问”、“未必”、“试看取”、“岂……也……”等词，既增加了词章的感染力，而且一气读来，似乎在

念诵一篇环环紧扣的论说文,逻辑严密,虎虎有生气。这种宏论高议,以诗的语言和情感发出,更具一种动人的力量。刘词议论化、散文化和好用典故的特点,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下片,作者进而联系到自己的遭遇。“棋枰联句”,语出李正封、韩愈《晚秋偃城夜会联句》李正封句:“从军古云乐,谈笑青油幕,灯明夜观棋,月暗秋城柝。”这几句诗,极能表达作者报国从军的夙愿。词人“拳拳君国”,“志在有为”(清冯煦《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》),但这都成了过去的梦了。登楼远望,揽镜自照,伤感容颜日老,一事无成,痛心金瓯残缺,国势日非,怎能不愁肠百转、感慨万千!一声长叹,将那长期以来怀才不遇、屡屡丧失杀敌报国之机的心情,尽数迸发了出来。

壮志未酬,壮士坐老,可是烈士暮年,依然壮心不已。作者是忧国忧民的志士,时时挂念着边境的局势。下边两句,把当时边境上疾风扑面、黑云压城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。北风,寓指北来的蒙古兵,它既点出了入犯的方向,也渲染了入犯者带来的杀伐之气。敌方进攻用的冲梯,屡次狂舞于边城,蒙古军队攻势的凶猛和情势的危急,于此可见。地理形势是不足依恃的。前秦苻坚攻东晋时曾说,东晋虽有长江天险,但“以吾之众旅,投鞭于江,足断其流”。他的进攻,在谢安等人的坚决抵抗下失败了,“投鞭断流”的大话未能实现。但是,今天蒙古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,吞并的威胁严重存在,决不是虚语恫吓。借用这个典故,既与全词开头的“国脉微如缕”相呼应,具体写出了时局的危险,而且扩充了词章的意蕴,增强了说服力。金汤,指坚固的防御工事,张许指张巡、许远,安史之乱时,他们坚守睢阳,坚贞不屈。大敌当前,假如没有像张巡、许远这样的良将,即使有坚固的城池,也不能久守。“汉拜郅都,匈奴避境;赵命李牧,林胡远窜。则朔方之安危,边域之胜负,地方千里,制在一贤。”(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载卢僔上唐中宗疏中语。)这里再次提到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。作者以反问格写出上面两句,有理有据,足以服人。接着,作者大声疾呼:好汉们,勿再计较个人得失,勿发无聊之呻吟,赶快投笔从戎,共赴国难吧!这是作者对爱国志士的期望,也是他和王实之共勉。这两句,句短气促,喷涌而出,极富鼓舞力量。班超曾经投笔长叹:“大丈夫当立功异域,怎能久事笔砚间?”作者借用这个典故,一抒自己的抱负,含蓄而深沉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时,曾在成都升仙桥送客观门题词:“不乘赤车驷马,不过汝下也。”这种只考虑个人富贵地位的“题柱”,显然为作者所不取。这里更显出他志向的远大和情操的高尚。

本词慷慨陈词,是时事策,是人才论,是志愿书,议论风发,线索连贯,笔力雄壮,又极抑扬顿挫之致;用了大量典故,而又自然贴切,蕴义丰富。词中多设问、

反问之句,既发人警省,作者忧时丧乱、请缨报国的心志也跃然纸上。这是宋末词坛上议论化、散文化与形象性、情韵美相结合的代表作。(顾易生 陈来生)

风 入 松

刘克庄

归鞍尚欲小徘徊。逆境难排。人言酒是消忧物,奈病余孤负金罍。萧瑟捣衣时候,凄凉鼓缶情怀。远林摇落晚风哀,野店犹开。多情惟是灯前影,伴此翁同去同来。逆旅主人相问,今回老似前回。

刘克庄是一位豪放派的词人,清人冯煦说他的词与辛弃疾、陆游“犹鼎足而三”(《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》)。然而这首《风入松》却写得深情绵邈,于苍凉郁勃之中饶有凄惋之致,不妨称之为《后村别调》中的别调。

这是一首悼亡词。同调同题词有两首,都是为了悼念亡妻林氏夫人而作。据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一四八《亡室墓志铭》记载,夫人名叫节,朝请大夫、直秘阁林瑒之女。为人坚贞俭慧,夫妻间伉俪情笃。他们共同生活十九年,无论是游宦万里,或是覆舟险滩,他们都“远近必俱”,死生相从。夫人歿于戊子,即宋理宗绍定元年(1228)之七月六日。此词盖作于次年自建阳县令任上罢职归莆田,道经福清之际。较之同调“橐泉梦断夜初长”一首,似更为深挚,更为空灵,更能摇荡人心。

按照唐宋词的一般结构,通常是上片写景,下片抒情。此词则不然,它一开头即写词人骑马归来、徬徨歧路的痛苦。曰“归鞍”,曰“徘徊”,曰“逆境难排”,初非出于悼亡,其中当寓有政治上失意的悲愤。如系单纯出于悼亡,词人应恨不得快马加鞭,赶回故里,到夫人坟上一洒伤心之泪。苏轼悼念夫人王弗的《江城子》不是说“夜来幽梦忽还乡”吗?苏轼在梦中都要回去,现实中的刘克庄怎会中道徘徊呢?“逆境难排”一句正透露出个中消息。说明他因削职归来,政治上陷于逆境,使他困扰,使他徬徨,这一切的一切,好似无形的绳索缚住他的身心,使他难排难解。清人论词有“从有寄托入,无寄托出”之说,乃是从词史上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。这里词人把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与政治上的失落感糅合在一起,以无厚入有间,自然浑成,不露痕迹,可谓深得“寄托”说的妙谛。

“人言”二句,用事而能浑化。曹操《短歌行》云: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”《文选》李善注:“《汉书》东方朔曰:‘臣闻消忧者莫若酒也。’”酒是消忧之物,然而病余之身不宜酒,纵忧愁深重,也难借酒消愁。病余,一可悲也;病而有忧,二可悲